

北京文学
创作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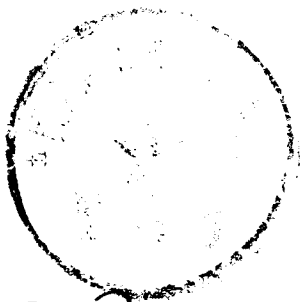
BEIJING
WENXUE
CHUANGZUO
CONGSHU

母国政短篇小说选

北京出版社



2 035 8124 9



母国政

短篇小说选

北京出版社

丛书设计：王 晖
本书设计：任建辉

·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·
母国政短篇小说选

出版：北 京 出 版 社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里街51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 京 印 刷 二 厂

787×1092 毫米

32 开本

10.5 印张

193,000 字

1981 年 7 月第 1 版

198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4,800

书 号：10071·340

定 价：0.82 元



母国政

是希望的翅膀，
载动我们平凡的生命
翱翔——在日月星辰
下，花草树木中，
在人间。

——作者



小 传

一九三九年，出生于辽宁锦西县。父亲是邮局职员。一九四八年，因父亲调动工作，随迁到北京。以后，先后在山西三中心小学、北京四中、北京十三中读书；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同年，到崇文门北京大学任教。一九六九年该校奉命撤销，被派到东方红五七干校劳动，种棉田，开拖拉机。一九七三年被借调到崇文门文化馆文学组，以后成为该馆正式工作人员。一九八〇年初，调北京出版社，编辑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》，至今。工作时，在约请同窗好友的帮助下，学习马、恩、金茂岳的短篇小说创作经验，发表在《北京日报》上；学习写小说，是到崇文门文化馆以后的事。

作者手迹

[illegible]

这两年常在刊物上看见母国政的短篇小说，也常在文学活动中遇见母国政，但很少听见他发言。有时交谈几句，他没有虚文，直截、认真、简短。例如：“你为什么 not 照以前的调子写？”“你把整句子点断，跳跃，难道这样子美吗？”我作了些解释，他默然。

不久前我要他写个东西，说明他的文学经历。特别告诉他，这个东西要紧，不是拿给同行看的，因此必须写上主要作品，如实写明获得的鼓励和奖励。过了几天拿来了，他没有照着写。

我想：这个人有点迂。

他是七十年代出现的作家，他的做人叫人想起二十年前，或者更早的年代。更早的年代我没有亲身体会，只是听说一些，在书本上看见一些。

现在的“文学活动”要广泛得多，包括了“社会活动”。“社会活动”的意思也广泛，有把“交换”“请吃”“捧角”“投奔”，还有把“后门”也包括在内的。起初我不大相信，后来看看倒有事实。

我想学他的口吻：难道你这样子不迂吗？

外国管文艺的是女神，从头到脚都极美极丽。中国古代掌管文坛的是一位怒目须眉，一般叫做魁星，看了叫人害怕，他把人品和文品一块堆算账。

我想两者都有理。文艺对世界对人民是光，是热，是美丽。但文艺对拜倒在他或她脚下的学徒，偏偏奚厉、冷酷、铁面无私，毫厘不爽。

母国政的小说，走的是“写实”的路子，也许有人会说，这也有点迂吧？不过我希望他就这样走下去，这条道路对他是合适的。

他写他熟悉的生活。他的笔尖，不去碰那没有见过的天地。他的笔下没有“想当然”。他无意制造离奇情节。他不想哗众。他只在熟悉的日常生活中，一个个捕捉细节，成串地献给读者。他勤于捕捉，又舍得给，给足给够。

日常生活，家庭细事是他的拿手。有时主旨宏大，也以聊家常出之。一聊家常，就有了一半儿亲切。但有时失之松散、浅显。他的语言追求朴素自然，这本来是最艰难的道路。去年他的作品引起注意，一个关心他的老同学问我语言如何，我随口回答说：“有点发泡（平声）。”这是我的直觉，他的老同学想必已经转告给他了。

写实、家常、自然……需要扎实的基本功，需要长年累月的磨练，不能速成，但是经久耐看。若有人嫌陈旧，那只好不管他，因此还需要迁一点。

我们的居住条件都不好，吃饭睡觉可以不挑地方，这是久经锻炼的。不过下班回来，大小四口挤在一间斗室之中，还要写小说！我们有坚强的神经，有非凡的耐力。我们的小说应该写得更好一点，但我们写小说的不应该有个工作间吗？哪怕是弹丸之地。

母国政现在还是个业余作者，有时候出差，就趴在火车卧铺上写。飞驰的田野，晃荡的车身，隆隆的轮声，喧闹的旅客中间，一个脸色苍白，不算年轻的文学新人，趴着，从晃晃荡荡里挑选扎实的字，从噪音里寻找一个个诚实的符号。火车飞奔向前，小说隆隆诞生，不过作者的脸色更加苍白了。

这个情景我没有见过，只是听人说起，但读他的小说，这个情景就出现在眼前，仿佛见过多次。在魁星和在女神面前，他都是一个好学徒。他的第一个小说集要出版了，叫我写几句话，我愿向他学习。

·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·

为了进一步繁荣文学创作，促进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，本社从一九八〇年起编辑出版《北京文学创作丛书》。

《北京文学创作丛书》将陆续收辑首都专业和业余作家的个人选集；以新作和建国以来的代表作为主。同时，也注意收辑全国各地作家反映北京生活的作品选集。

《北京文学创作丛书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提倡题材、风格、表现手法的多样化。中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剧本、散文、诗歌等作品均拟入选。

目 录

在女神和在魁星前面(代序)……林斤澜 (1)

中年人…………… (1)

天涯芳草…………… (24)

我们家的炊事员…………… (53)

家庭纪事…………… (79)

一篇小说的命运…………… (102)

愿生活象一朵鲜花…………… (115)

傍晚, 我们别离的时刻…………… (131)

支部书记和他的同事们…………… (155)

春天的夜晚…………… (183)

邂逅…………… (199)

在荒凉的大堤上…………… (208)

海 滨…………… (216)

飘飞的大雪…………… (234)

青杨掩映的小巷…………… (255)

海滩上的石子.....	(278)
少年行.....	(302)
后 记.....	(324)

.....

中 年 人

—

严峰生湘竹的闷气，已非一日。

这学期开始，湘竹接毕业班快班班主任时，严峰就一再劝阻。理由有三：一则湘竹体质单薄；二则，两个孩子尚小，家务繁重；三则，党中央的各项新政策虽然深得民心，但贯彻起来，阻力不小。严峰自以为说得条条属实，句句在理，可事后，湘竹还是接下了快班班主任的工作。对此，严峰很不以为然。他眼瞅着湘竹早出晚归，回家也难得片刻宁静，脸上的光泽一天天消损，心里又痛惜，又不满。前些天，他在湘竹的书包里，偶然发现一张诊断书—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湘竹又犯了血压高，大夫建议半日工作！他脑袋里“轰”的一响，就象自己犯了血压高，红头涨脸地问湘竹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为什么不遵照大夫的嘱咐半日休息？湘竹只是歉然一笑，说：“看急得你！哪儿有那么严重？就犯那一次，早好了。”从那以后，他心里憋

着一团怨气，总想找机会发泄一下。可是，正象俗话说的：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湘竹不但具有南方妇女勤劳坚韧的品格，而且非常温静，能容让人。一见他气色不对，就笑而不言了。

这天，严峰总算找到一个机会，和湘竹斗斗闷气。

晚饭以后，湘竹洗好第二天早晨煮粥的米，发上面，让两个孩子坐在低矮的小饭桌前，检查她们的作业，默写小妹今天新学的生字。

严峰在紧贴北墙的桌子上临字帖。这些年，由于无所事事，许多人曾把精力消耗在养鱼、种花、打扑克上，他呢，练习写大字解闷。几年来，写字不一定有多大进步，习惯却养成了。晚饭后，总要慢慢研好墨，铺上毛边纸，临两张多宝塔。现在，他的心思却不在写字上。下午，厂里通知他去参加公司里组织的一个攻关小组，搞两台生产电子元件的自动化设备。对他说来，搞维修，搞设计，都是一样。干什么不是晃晃悠悠度过一天呢。他首先关心的是在哪儿上班。所以，当他听说攻关小组在西郊集中时，哑然半晌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我考虑考虑吧。”说是考虑，其实，他不打算去。不过，现在他却想借此机会，难为湘竹，也算出口怨气。

他在砚台上探着墨，故作漫不经心地把这件事情谈出来。

湘竹说：“那可真好！你是学自动控制的，这么多年都用非所学，这回总算有用武之地了。”

他扭头瞧瞧湘竹。湘竹那双南方人微陷的黑眼睛里，闪烁着期望的欣慰的光亮，线条鲜明的嘴唇张开着，露出真诚的笑意。他暗想：“你还高兴？”

小妹跑过来，拽住严峰的胳膊：

“爸爸，那你不在元件厂上班啦？你去哪儿上班哪？”

严峰正等着这个问题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西郊！”

“哟！西郊！”湘竹几乎脱口而出，愣愣地看着两个孩子，半晌，才为难地笑道，“爸爸中午不能回家了！”

小妹撒娇地摇晃着严峰的胳膊，叫道：

“不行不行！你中午不回家不行！”

自从两个孩子相继从幼儿园出来上学以后，在家务劳动中很无能的严峰，地位突然显要起来——每天中午，都是他从厂里回家给孩子煮面条。尽管炸酱面、酱油面、热汤面早已使孩子们腻烦，但总算有饭可吃。现在，要成问题啦！

严峰心里颇为惬意，满面堆笑地说：

“妈妈有办法。你妈妈那么好，又那么能干，能让闺女挨饿吗？”

湘竹点点头，招呼小妹到她身边去，说：

“爸爸要去工作，谁也不许拦着。拦着就不是好孩子！”

“中午谁给我们煮面条啊？”

“还有妈妈哪。”

严峰笑着提醒湘竹道：

“你来回骑车就得八十分钟，再做饭，下午上课来得及吗？”

湘竹已有主意。说她每星期有两天上午第四节没课，能赶回来；剩下的四天，买点儿香肠、果酱，让孩子们夹馒头吃，凑合一顿。

小胖小妹跳脚又拍手，欢呼不再吃面条啦！

严峰笑嘻嘻地给湘竹算一笔账：他们俩在单位吃，两个孩子吃香肠、果酱，合起来，一家人一顿中饭就得一元五左右。平均每人才三角多钱，不算多，可一个月，也需四十五元。这就占去他们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！

可是这也没能打击湘竹的情绪，她沉吟一下，说：

“没关系。咱们有钱！”

严峰知道，湘竹可能有几十元钱，那是她预备买一件大衣的。前些年她只穿一件短呢子外套过冬，进入中年以后，知道冷了，说想买件大衣。这话说够三四年了，至今还没有买成。两个孩子都在幼儿园时，将就够花就不错，哪儿有剩余？今年两个人都提了工资，孩子又从幼儿园回家了，总算宽松不少，但绝不富裕。这几十元钱，是她在互助会里一点一点积攒的，现在她的身体又每况愈下，怎能动这笔钱呢？想到这里，严峰不由地牢骚满腹，扔下毛笔，点起一支香烟，说：

“真有意思！从名义上说，你是被解放的妇女，走出了厨房：可跟着我就得替你走进厨房；现在我也得走出厨房，孩子就没地方吃饭！岂不怪哉！”

湘竹走过来，安慰他说：

“前几年那么困难，咱们都熬过来了，今后，不论国家，还是咱们家庭，都肯定会越来越好，还怕什么！你安心地去吧。搞自己的专业多好啊！要是有一天，我能搞自己的明清小说，我才高兴呢。”

严峰不无讽刺地说：

“我看你现在也够高兴的！”

湘竹宽容地笑笑：

“咱们就这样办吧。”

严峰心里怅怅的。这个谈话结果，完全不是他所预期的。增加湘竹的负担，他于心不忍。

他说：“我还没考虑好。早在六十年代，国外的电子元件生产就全部自动化了，现在咱们搞单机自动，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比起手工操作，这也是个进步啊！”

“是进步，有什么用？就象一根铁链子，有一环是新的，其余的都糟朽不堪，它能因为有这节新的，就变得结实吗？”

湘竹问他是否可以先搞部分的自动流水线？

他说：“要搞，就搞最先进的！”跟着就抱怨他们公司连个象样的资料室都没有，对世界水平几乎一无所知！

湘竹想起她的同事孟老师的爱人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，便主动提出要请孟老师帮助找找资料。

严峰心中冷落落的，想：“何苦来！她不了解我的心

意，也不需要我的帮助。她逞强呢！”

他愤愤地拿起毛笔，在砚台上探足墨，挥腕写下一个大大的“去”字！

二

严峰的新工作，并不顺心。

攻关小组由十一个人组成。其中有一位老工程师，三位老工人，其余多是象严峰那样的——六十年代初期的大专毕业生；组长却是一个前两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。大概因为他是组里唯一的党员吧，所以是当然的组长。这位组长年纪虽轻，思想却很保守。在第一次小组会上，他畅谈北京大好形势时，严峰就很反感。因为严峰认为：揪出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北京疲疲塌塌，慢慢腾腾，比四川安徽差得远！过几天，严峰在组里建议给美国拉迪公司写封信，要一套他们的产品资料。这本是该公司作为宣传品广为散发的，任何人都可以索取。这位组长竟象看着一个怪物似地看着严峰：“给美国写信？”好象严峰要里通外国！严峰转身就走，再也不提这事。

越是不顺心，严峰对湘竹越是不满！

近来，湘竹更忙了。

为了尽快地提高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能力，参加高考，她在编选一套补充教材。除了从外面带回一厚摞书籍外，家里的书架也被她翻得尘土飞扬。有一次，她翻着翻着，伫立在书架前默然不动了。书架紧贴着严峰的椅子，到书